



船上人家 / 蒋霞萍 著

责任编辑：向 琿
版面设计：张珑道

© 2023 by Xiaping Jia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3 年 9 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29mm × 152mm
字数：80 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23945858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3945858

ISBN-13: 978-1-68372-577-0

作者简介



蒋霞萍，1956年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扬州市。著有电视文学剧本《凤凰涅槃》长篇小说《情归何处》短篇小说、散文集《船上人家》神探李昌钰探案系列—《克罗地亚枪声》报告文学《如皋—寻找1939.5.25》等作品。

南京大学亚洲影视与传媒研究中心创作部副主任，美国纽海文大学李昌钰鉴识中心讲师，香港嘉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序 一

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集。我说“别开生面”，是因为书中的十几篇散文，从诸多侧面集中地反映一条船、一个家、一处地域，跨度几近一个世纪。现代人大都读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部作品表现的地域，正是当年张若虚曾经临水兴怀的地域，即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扬州水网地带。作品既描写了今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良辰美景，又描写了狂风巨浪的水上生活和“跑马行船三分命”的惊险人生。现代人也大都熟悉《打渔杀家》的那出京戏，“清晨起开柴扉乌鸦叫过”，千年前船民的凄凉身世与侠义行为使人荡气回肠。蒋霞萍女士的这部作品《船上人家》，诸多篇幅则可以说是当代萧桂英赞美当代萧恩的一组交响曲。她向我们细致地刻画那绰号“过江龙”的父亲，侠肝义胆，劈波斩浪，倾向革命，严于家教，简直是再世的萧恩，一位扬州水上的英雄好汉。

这是一本容易使人动情的书。舟行生活，有时候云淡风轻，烟波浩渺，白帆点点，晚照如金。在《夜航》中写层层追逐的浪花如调皮的娃娃嘻嘻哈哈；而风鼓舟帆时，船上的孩子们唱起欢快的儿歌，感谢风婆婆推波助澜，童音缭绕。书中更多的笔墨，是展现《风雪长江口》的壮观现象。巨风刮得带起了哨子，一个又一个白浪头迎面扑来，作者的父亲“脸由红变白，由白变青，额头上暴起了根根青筋”，巧妙地与风浪周旋，驾着木船在浪卷中穿行。精彩的水上生活的细节描写，源于作者是地道的船家女儿，而不在于生花妙笔。更使人感动的是船

上的几个人物，一是美丽的少女小香，她的悲惨命运催人泪下，如果我当时在侧，一定会仗义执言，施以援手；还有一个是憨厚而诚实的船工毛二，勤苦一生，与水为伴，我真想于月白风清之夜，前往船头与此人共坐舱板，共饮一壶浊酒，说一说世事沧桑，感悟人生。

这是一部散文集。有些篇什，也可以说是报告文学；有些篇什，则近似于短篇小说。文学式样的交错是无妨的，重要的是所反映的生活如此厚实，所表达的情趣如此真醇。老舍的《骆驼祥子》让我们记住了北京的人力车夫，鲁迅的《祝福》让我们记住了绍兴深山中的农家女子，汪曾祺的《受戒》让我们记住了里下河小庙里的少年和尚。这本《船上人家》呢，我以为会让我们记住扬州的水上船民，记住他们的欢笑与眼泪，记住那一位位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常年拼搏于风口浪尖的船上人。

丁家桐

2016年1月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扬州市文联主席)

序 二

人的每一段记忆，似乎都有一个密码，只要时间、地点、人物巧合了，无论尘封多长时间，生动的情景都会重新呈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家”意味着太多太多的内涵与意义，简直是大家的心尖尖、命根子，是植入每个人脑中、心中、血液中、身体中的根、脉、魂、梦、记忆和元气。白居易的一首七绝“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是远行人”，对家的涵义作出了诗意的诠释。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短短十个字，更是将思乡愁尽情渲染。家，是一本书籍，用心灵去解读它，一辈子都温馨生动；家，是一间房子，哪怕整个世界都在下雪，走进其中却是春天；家，是一眼清泉，喝上一口，爱的甘甜会滋养你的一生；家，又是一轮明月，想家了，抬起头来，便将清辉洒遍了你的心扉；家，还是一碗热汤，越熬越浓，越有味道越有滋养；家，甚至是一副良药、是一根拐杖，服用了它，身上心上的伤才能治愈；拄着它，没路了用它披荆斩棘；家，就是一串串的故事，每个家的故事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

蒋霞萍在《船上人家》这本散文集中，用“数星星”般的方式娓娓道来，用“白描式”的手法向我们讲述了她的家——船上人家、小家与大家的真实故事。在她的故事里，她的家是一条风浪中的船，载着她童年的欢乐和亲情。在《鱼的记忆》《夜航》《小黑子与毛二爷》里，家是一条盛满浓浓童趣和亲情的船，是一幅虽然已褪色但却让人耳目一新的船上人家的民俗图。

《小香》像一曲哀婉的二胡小调，在如泣如诉中让人心都碎了。在这个故事里，家是一个神秘的五味罐，里面装着一家人才知道的酸甜苦辣，也是苦难中滚落的一滴滴泪珠。人生不是一场接一场的欢聚与离散，不就是一段接一段的幸福与苦难么？《风雪长江口》《人生如戏》《过船闸》，家又好像是一处港湾、一盏指路的明灯，不管外面的风浪有多大、道路有多暗，船驶入安全的港湾仿佛人回到家。《马棚湾的枪声》《夜闯龙头关》与其说蒋霞萍把我们带进了那条船的故事里，不如说她把我们带进了家国情怀的境界里。父亲、母亲、彭老板、大表哥、陈连长、如意、袁会长、莫文、关一指，这些名不见经传、普普通通的人，深知有国才有家，舍“小家”才能保“大家”，用自己的义举把家的涵义书写得更为高阔而深刻。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家，都是一条船，一家人风雨同舟共患难；家，是一处港湾，为我们遮挡着风风雨雨。对于外出的人，家就是一盏明灯，为我们照亮着归程；家，这条船载着一代一代人，在生命的旅途中默默前行。在蒋霞萍的故事里，家不仅是小家，也是大家；家不仅是一条船，也是一处港口里无数的船；家不仅是过去的记忆，也是未来的希望；家不仅是风俗史、文化史，也是情感史、心灵史；家不仅是个旧物、地址，也是一份留有体温、指纹、细节、各种难忘的人和事所构成的生活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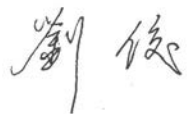
正因为蒋霞萍的这番真情实感，也因为故事发生地和我们大部分人生活的地方不一样，才更加宝贵。

我的家乡在高邮，在大运河边。在这篇序文落笔前，我专程作了一次故地重游，试图寻觅那条船、那个港湾。我伫立在高邮湖畔、大运河边，只见那儿河水寂静、桅杆如林、芦白草黄、满地落叶，还有从船上飘出的缕缕炊烟。这仿佛是一幅岁

月枯荣图，所有船上人家的苦乐悲欢都凝固在图中；唯有眼前的缕缕炊烟，才让我感觉到这儿原来还是烟火人间，还有欣欣然的生气。回来的路上，我听到了从运河小集镇国寺传来的阵阵苍凉、浑厚的钟声，一声声悠远的钟声，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催我加快了步伐。

晚上，我竟然梦见了我的父亲。我父亲是一个老革命军人，十几年前已逝去。可是在梦境中，我的父亲分明健在，依然是那样的英武、那样的慈祥……

记忆始终在记载着时光、刻录着流年，虽然往事已去、故人沧桑，但每个人心中都装着不能忘怀的人和事。《船上人家》载着我们，让梦境里、回忆中的一切栩栩如生……



（作者为扬州市文联主席、扬州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鱼的记忆

江天晚霞，舟横野渡，网晒汀沙。一家老幼无牵挂，恣意喧哗。新糯酒香橙藕芽，锦鳞鱼紫蟹红虾。杯盘罢，争些醉煞，和月宿芦花。

……对于现代人来说，赵显宏的元曲《满庭芳·渔》中所描写的生活一定是太理想、太奢侈了，但那却真是我儿时曾经的生活。只不过，那不是渔船，而是在我们家的大船上。

秋天的下午，我们家大船停靠在长江的夹江口。父亲站在船头上，双手拢在嘴边，向夹江外不远处打鱼的船“哦哦哦……”地大声招呼几声。于是，正在收网的渔船也“啊啊啊……”地回答着，有一两条渔船调过船头，向我们摇了过来。还在渔船调头向我们摇过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就已经心急地在船舱上又蹦又跳了。等到渔船靠上我们的船帮，打鱼的揭开船舱板，那活蹦乱跳的鱼又会引起我们一阵开心的喊叫。父亲总是能

目 录

- ◎ 鱼的记忆 / 1
- ◎ 风雪长江口 / 10
- ◎ 夜航 / 21
- ◎ 小香 / 28
- ◎ 人生如戏 / 41
- ◎ 小黑子和毛二爷 / 52
- ◎ 过船闸 / 64
- ◎ 马棚湾的枪声 / 72
- ◎ 夜闯龙头关 / 88
- ◎ 大姐的选择 / 129
- ◎ 后记 / 142





捕鱼

满足我们每个小一些孩子的愿望，把我们看中的鱼一一买上来……等到我们都挑选好了

想要的鱼，父亲最后也会挑上几条他看中的鱼。往往我们挑的鱼好看，好玩，而父亲挑的鱼时鲜，好吃。比如，他会根据季节挑出刀鱼、河豚鱼、鲥鱼等。这时候，往往连渔船上的老大也会夸奖父亲很懂行，说父亲挑走了他今天打的最好，也是最难打

的鱼。然后父亲就和渔船老大开始讨价还价，往往我们几个孩子挑的鱼加起来也比不上父亲挑的一条鱼的价钱贵。也是在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刚才打鱼的为什么要先说父亲挑的鱼是他今天打的最好的、也是最难打的鱼。往往也是在这时候，我们才突然觉得父亲好了不起。

我成年之后，无论是在工厂工作、还是自己经营企业，都比较务实，回想起来，应该和从小耳濡目染父亲的行为有关。

有时，父亲也会招呼母亲到船旁边来挑几条她喜欢的鱼。正在往一只放在船舱上的大木盆里一桶桶打水的母亲，听到父亲的招呼声，总是会抬起头，笑着对父亲说：“你挑吧，你比我在行，我喜欢吃的鱼你又不是不知道。”其实母亲也是很懂鱼的，也有她自己喜欢的鱼。但她总是让父亲为她挑。这可能也是母亲多少年来一直让父亲在大事情上对她言听计从的原因之一；无关紧要、不是什么原则的事情或者自己不懂的事情，母亲很少去过问。

还在我们激动地对着船舱里的鱼大喊大叫的时候，母亲已

经把大木盆打满了水。看着刚刚还在渔船的船舱里活蹦乱跳的鱼，一下子到了我们家船上的木盆里游来游去，我们又会开心地围在大木盆边上，争着看自己挑的鱼。

鱼买上船是吃的，但是想到那些活蹦乱跳的鱼马上要被母亲收拾了做成菜，我们又改变了主意。于是就又缠着母亲，央求母亲不要杀这些鱼，甚至表示宁可不吃，也不让母亲收拾鱼，因为我们要和鱼“玩”。

有时候我和弟弟还会涕泪俱下。

看到我们眼泪鼻涕都用上了，母亲也不着急，她一边撩起阴丹士林布的褂子大襟给我们擦干净脸，一边喊父亲，让他带着我们和打帮的船上的孩子一起下船上岸去玩。

这可是比和鱼“玩”大得多的吸引力和诱惑，它立刻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

要知道，生活在船上的我们对土地永远有着一份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渴望。更何况船现在正停在夹江口，不远处，有一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高过人头的芦苇荡。而那天对我们更刺激的是除了我们可以和已经熟悉了打帮船上的几个孩子一起下船、上岸玩，芦苇荡旁边还停着几条其他港的船，我们早就注意到了，那几条船上每一家也有好几个孩子，如果他们我们……不由地憧憬起来。

我们之所以有那样的憧憬，因为船民的生活形态是一条船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孩子们从出生那一天开始，以及整个童年，甚至少年，都只能和父母、兄弟姊妹生活在一起。很长时间只知有亲情却不知世上还有友情。当然，那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的生活非常正常，正常得就像我们每天出了船舱，风、云、水、月、阳光、空气就是我们的玩伴一样。但是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我们开始向往和家庭以外的人，特别向往和同龄孩子

进行交流，向往友情。这种向往有时比“上岸”更加让我们渴望，因为土地是固定的，而船永远是流动的。我们开始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问母亲：“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想什么时候上岸就什么时候上岸？什么时候可以像岸上的孩子一样经常和其他的人说话呀？”回答总是千篇一律：“等你们长大了。”

可想而知，如果芦苇荡旁边停着的几条其他港船上的孩子今天也能“上岸”，那就意味着，那个下午不仅我们的脚可以踏上坚实的泥土，还可以尽情地和其他船上的孩子们一起玩耍，那该是多奢侈，多惬意啊！这种憧憬让我们忘记了一切，当然也可以放弃一切其他东西，包括刚才还吸引着我们的那些活蹦乱跳的鱼。

于是，我们又都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父亲身上，心急火燎地催促父亲去解小划子，送我们上岸。

父亲听了母亲的话，他也看出来我们的心思，他会先和一起打帮的船老大说好，由他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江滩上芦苇荡里玩，得到了应允，父亲又把双手拢在嘴边，向不远处那几条其他港的船拉长了声音喊道：“老大，带小毛头（有时候是“小伢子”）们到芦苇荡里抓蚍蜞去啊！”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来判断那几条其他港的船是怎么称呼孩子的，稍微大一点知道了，每一个地方的船都是不同的形状。喊完了，父亲会立刻去船后艄，解开拖在大船后面的小划子的缆绳，把小划子拖到船帮边上来。往往我们一个个差不多在小划子还没有完全停下来，就蹦了上去。

这时候，听到父亲招呼的那几条其他港船上的大人，也开始把孩子往江滩上送。这一下我们更着急了，七嘴八舌地告诉父亲：“那边的小划子已经离开大船了！他们要先到芦苇荡

了！”那情形，好像我们不是一帮小孩子去芦苇荡玩，而是两支抢登滩头的部队。我们这么一叫，父亲的动作立刻利索起来。他让我们几个孩子在小划子上站好，用力一竹篙子接一竹篙子的把我们送到江滩上。

孩子们终于在江滩上汇合了，夹江边顿时热闹了起来。那几条船有的来自浙江，有的来自东海，有的来自江南，这是真正的“凭（萍）水相逢”。那年头，孩子就是劳动力啊，

哪条船不生他五六个甚至七八个的？有的只相差一两岁，甚至年头一个，年尾再来一个。晚上睡觉，做母亲的，一手举着煤油灯一手点着横七竖八、酣睡如泥的小萝卜头，嘴里还念叨着：“小五、小六、小七，咦！老八哪里去了？”几条船上的孩子加在一起，人数真的相当于一支小型滩头部队。

虽然初次见面，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一见如故，天南地北的口音、发型、衣着，丝毫不妨碍我们用最纯真的童音、最热烈开心的语言，迫不及待地交流起来。

要进芦苇荡了，所有的孩子首先按照父亲的要求放开喉咙，有多大的力气用多大的力气，有多高的声音用多高的声音，喊上一嗓子。除了高兴地看到惊起一片水鸟，听父亲说，这也是向芦苇荡里的神啊、鬼啊，打声招呼“我们来了！”

喊声还没有完全消失，孩子们已经结成对向芦苇荡进发了，大一点的孩子去抓退潮时被窝在水坑里的鱼和芦苇根下的蚍蜞；小一点的孩子去摸螺蛳，挖芦苇根。而我和弟弟以及几个更小的孩子则跟着父亲找野生的蒿瓜、野鸭蛋和水鸟蛋。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找到刚刚出壳的小鸟。虽然孩子们很多，但是没有争吵，没有抢夺，如果有孩子发现特别稀罕的东西，还会立刻招呼其他孩子一起看。有时候，两个孩子

同时发现一条大鱼，或者一窝鸟蛋，刚开始因为分不清

到底是谁先扑上去的而发生一点小小的争执。但是没有一个孩子会去找自己的兄弟姐妹来帮助自己，或者要人当自己的裁判，而是很快按规矩自己解决了，又去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那个规矩就是：大孩子会主动让小孩子，男孩子会主动让女孩子。

有时，也会突然听到哪个孩子发出恐怖地尖叫，如果不是恶作剧，那一定是那个孩子看到了蛇或者其他什么能让他恐怖到惊慌失措的东西。我就亲眼看见过一个小孩子的尸体，包裹在红色襁褓中，在江水中孤单地晃荡着。不知道是死了以后扔下江的，还是不小心掉下去淹死的……

俗话说：“水火无情。”生活在船上的孩子都有几件护身的宝贝：红肚兜、红背心、银手镯、银脚镯、银项圈，还有龙头带和红葫芦。银手镯、脚镯上会带着一串小铃铛。银项圈上会吊着小锁、小鸭子等小挂件。这几样东西在孩子满月时就戴上了。到孩子断了奶，离开母亲的奶头，学会在船舱板上爬来爬去的时候，就会戴上龙头带和漆的通红的葫芦那两件宝贝了。龙头带很像电工用的安全带，只不过接头在孩子的后背上。红葫芦系在龙头带上，背在孩子的背后。有了这样几件宝贝，孩子无论走到哪里，父母都能听到叮叮当当的铃铛声。如果一不小心掉到河里，红红的葫芦会使孩子漂在水上，醒目、好救。有时候，孩子从船头上滑下水，没到船艏，就被做父母的一船篙子挑了上来。也有前面船上小孩子滑下水，被后面船上救上来的。

船上的姑娘出嫁，当母亲的担心姑娘生孩子的时候两条船遇不到一块，陪嫁时，隔着船拎过去的子孙马桶里就已经放进了催生用的三尺红布和手镯、脚镯、项圈。当然这是头胎的专利。像我们这些老七、老八戴的手镯、脚镯、项圈都是后来在银匠铺重新打的。我小时候长得特别小，和小我三岁的弟弟

在一块玩，总是被人分不清谁大谁小。我有一张小时候的照片，细细的头发包着冲天小辫，脖子上的银项圈挂着一把长命锁。

因为长的小，上岸玩，父亲怕我丢了，每次总是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但是在芦苇荡里玩，我是不会骑在父亲的肩膀上的。但是我也没有太长的耐心在芦苇荡里和其他孩子一起抓蜻蜓什么的。我总是喜欢和弟弟一起让父亲牵着我们的小手走到芦苇深一点的地方，在那里，父亲会帮我们找到刚刚孵出蛋壳的野鸭和红嘴水鸟。父亲还会教我们用芦苇叶子做小船、鸟笼，编芦苇风车和其他小玩意。

那一个下午，在那一片高高的芦苇荡里到处都响着我们的笑声和手镯、脚镯上叮叮当当的铃铛声。那青翠的芦苇间不断闪过我们的红肚兜、红背心和红葫芦。

“才相识就离别”这句话，仿佛是专门用来形容我们这些也许一生仅有一次见面缘分的船上人家孩子们的。当我们还陶醉在短暂的友情之中，还在快乐地传递着彼此的开心时，不知不觉，太阳西下了。

一阵阵江风吹过芦苇荡，一片片芦苇弯下头，发出哗哗的声响，意犹未尽的我们同时听到了从不远处的船上，传过来的母亲们不同地方口音的呼唤声。

“呼呼啦啦”，所有的孩子都带着一个下午的辉煌战果又集中到江滩上。

要分手了，虽然我们当时不一定知道也许这是我们一辈子中仅有的一次邂逅，但耳濡目染父母们在船与船之间的交往，性格豪爽的我们，不用任何人提议，不约而同地拿出各自的收获进行分享。有的孩子还会摘下脖子上红丝线吊着的狗牙、鱼骨头做的吉祥物，送给刚刚熟悉的朋友。

我和弟弟什么也没有抓到，就把父亲用芦苇为我们做的

小风车、芦竹口哨等小玩意送给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自己的小礼物被对方接受。那些也许在岸上的孩子们看来根本不起眼的小礼物和短暂的友谊一样，对我们来说，同样是无与伦比的珍贵。它们是信任和友谊的象征。

各船上的孩子都上了各家的小划子，夹江边响起了天南地北的口音、喊着刚刚知道的名字的童声，向刚刚认识的朋友依依不舍地挥手道别。

喧闹一个下午的芦苇荡安静下来。

当我们像打了胜仗的将士带着战利品回到大船上时，母亲早已经做好了晚饭，还给父亲准备了自己酿的香香的米酒和下酒菜，当然那些鱼也在其中。而我们也早已忘记那活蹦乱跳的鱼曾经是我们多么舍不得杀的。

太阳即将落入长江，余晖斜照在江面上，半江瑟瑟半江红。远处，那几条其他港的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打起大篷，航行在波光灵动的长江里了。也许是见惯了这些景色，也许是下午的经历和丰盛的晚餐更有吸引力，我们边吃着野味，边争先恐后给母亲描述我们快乐的经历和认识的新朋友。父亲会一边喝着酒一边对我们说：“船行四海，处处为家，与天南海北的船遇上、停靠在一起是缘分，你们还在一起玩了一个下午，更是缘分，应该开心。我行了这么多年的船，从来没有再遇到曾经见过的其他港的船，难得。”母亲也会一边给我和弟弟剔鱼刺，一边说：“你爸说得对，船遇不到第二回，人也没有活下辈子的。父母兄弟姐妹能在一起，成一家子，是缘分加福分。”听到我们说起有孩子开始有些争执，后来又相让了。母亲又说：“这就对了，与人争，无非是为一个‘理’字和一个‘利’字。论理时，要有理让三分，老话说的好，得饶人处且饶人。取利时，吃亏常常在，得到太多未必是好事情，你就两只手，拿了个，就

拿不了那个，攥着手里的比什么都快乐……”

长大以后，仿佛要找回童年那个美丽的下午，我多次和朋友结伴乘游轮畅游长江。朋友们白天在游轮停靠的码头上岸，游玩喝酒，晚上回游轮上休息，第二天一觉醒来，游轮已经到了另一处地方。面对万里长江，大家特别感慨，有朋8鱼的记忆友会用许浑“劳歌一曲解舟行，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的诗来抒发心中的情绪，那伤感简直弥漫了一条长江。每每这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童年，想起那些鱼，想起在芦苇荡的那个短暂的下午。那份转瞬即逝的友情，那个简单快乐的相聚温暖了整个童年。

那个下午，来自天南地北的我们一帮船家孩子，根本不懂得聚，是偶然；分，是必然，不知道人各有归宿，就像滔滔江水留不住一样，但是没有哪个孩子会因为那些不懂得和不知道，会因为转瞬即逝的友情而伤感，相反，我们会因为那份偶然相聚的短暂而更加快乐珍惜。有时又想起父母亲所说“人也没有活下辈子的，攥着手里的，比什么都快乐”的话来。

1984年初稿

2015年整理



初冬的长江口

风雪长江口

提起船民，人们总会用“世上三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来形容他们生活的艰辛。而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句时常挂在父亲的嘴边，更能刻画船民不仅生活艰辛，而且时刻都在风口浪尖上危险生活的话：“行船走马三分命！”

“行船走马三分命”这一句话，多少年来一直像刀刻在我的脑海中一般从未忘记。之所以有如此深刻记忆，是因为儿时的一段经历。

那一年，我六岁，弟弟三岁，四姐大我三岁，三姐大四姐四岁。生在船上的孩子，十来岁就已经算是个小大人，要帮助父母干很多活了，只是那年，三姐正在闹眼疾，倒是九岁的四姐成了父母的帮手。四姐会“吊邦”（摇橹时抓着橹的绳子帮忙）、拉头纤（拉纤时排在第一个）、打大篷（帮助升船帆）。

那是十一月。儿时的记忆里，冬天总是那么冷，刚刚立

冬，河边已经能看见薄薄的冰了。两场西北风一刮，父亲撑船时，竹篙子从水里拎出来，已经一抹一手的冰渣子。

那一天是农历十五，是我们家的船从上海回扬州港，却因为大风被堵在江南扬中港（船民俗称：“堵风。”）的第四天上午。

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跳下船，一趟趟地往江边跑。堵了几天的风，父亲急了，他是去江边看风向、观潮水、打听天气情况的。父亲一次次下船，却又一次次带着和天一样阴阴的脸回到船上。今天的天气似乎和前几天一样没什么变化。早起的母亲按往常习惯，点火升着了煤炉，烧水，为全家做早饭。我睡在船舱里，看着母亲在装米的缸里舀出一竹升米，犹豫了一下，又往缸里抓回了一把。那年头，粮食定量，买粮要回户口所在地用地方粮票。这个规定对扬州港的船民来说，意味着得回到扬州港才能买到粮食。堵风不开船，一家人的早饭可以煮得稀一点，但是无论开不开船，父亲的早饭母亲都是要专门准备的。父亲是山东人，早饭好一口面食加一壶好龙井茶，晚上好一壶好酒加一盘花生米。所以每天早饭，母亲都要为父亲泡一壶好茶，贴几个馒头。之所以叫贴馒头而不是蒸馒头，是母亲做馒头不用蒸笼，而是把发好的面做成馒头状，直接贴在铁锅上烤熟。贴馒头要用木柴做燃料，大火，再在铁锅边洒上少许盐水。贴出来的馒头，靠锅的一面有一层厚厚的面锅巴，吃起来带一点点咸味，喷喷香。馒头还没有出锅，香味就已经飘出来了。

父亲又一次上了岸，但不久就一路小跑，急急忙忙地赶回到船上。父亲一上船，就立刻招呼母亲：“孩子他妈，快，把几个孩子都叫起来，准备出港！”

“今天过江？”母亲把泡好的茶和冒着热气的馒头递给父



长江上的航船

亲：“听说昨天出港的几条船都被打回港了，有一条船还差一点被扣……要不再等个把时辰看看？”扣，是船翻了的意思。在船上生活有很多忌口：翻、沉、漏、

倒是不能说的。

“十月北风不过三，过三就要刮破天。连刮了三天的北风，原来我就想着，这台风今天怎么着也会停几个时辰。果不其然，刚刚到江边一看，风小了。我们抓紧时间，只要在中午前后闯过江中心的老潮就行。”父亲来不及吃早饭，从头舱里拿出有我手腕粗的桅绳，用桅杆上的细绳子“渡”上，系上大篷。父亲见母亲还有一些犹豫，又接着说：“你看这天刮的都是北风，一天比一天冷。如果今天出不了港，少说也要再堵上十天半个月。”

我们几个爬出船舱的孩子都习惯地抬头看天。生长在船上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就识水性，也知道怎样看天色。果然，风明显地比前几天小了很多，东边黄黄的太阳虽然极不情愿，但几天来，还是第一次从灰灰的天空中露出了半个脸。特别是挂在长江口上标志风级的黑色竹箴球也比昨天少了两个。

船要离岸了。父亲带着船工和四姐起锚、抽跳板、打（升）大篷。三姐也摸索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父亲在船头上忙活时，母亲在船后艄扶着舵，等父亲忙完了，再交给父亲。我坐在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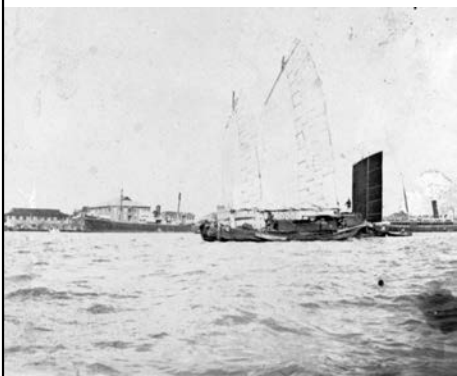
江潮

艄楼上，搂着弟弟看一家人紧张地忙碌着。

一连刮了三天的北风，扬中港里靠满了南来北往、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船。我们家的船出港时，靠在港两边的船上，不时有人着急地向父亲摇着双手大喊：“老大，今天是大潮，风又不顺。中午前后还有小雨夹雪，危险啊！”父亲站在艄楼上，脚控制着舵，手一把一把地放着大篷的脚绳。听到喊声，父亲转过头，也扯开嗓子回应着：“谢谢啦！堵了三天，快要断粮啦！孩子们也想回港啦！”有几个胆大的船老大看见我们的船要出港，也打起锚，跟在了我们船的后面，一起驶离扬中港。

的确，即使不是弄船的人也知道：顺风顺水好行船。扬州在长江的北面，天刮着偏北风，我们的船偏偏在今天要过长江。但是艺高人胆大，父亲是个有着几十年丰富行船经验的老大，他胆大心细，不仅会顺风顺水行船，还有一手根据风向、风力、潮流缓急、顶风行船的好本领。父亲会利用船后的舵、船两边的“劈水”、（钺板）桅杆上的大篷，将船在江面上走成“之”字形，把船航行到江对面去，船上的术语叫“耍钺”。当然，花的时间要比正常航行时间长得多。

扬中港在江南，和地处江北的六圩港斜对角，晴天可以隔江相望。如果刮南风，从扬中港出江口，打足了算，一两小时，也就过江了。但那天刮的是偏北风，风不顺，所以要想过长江



长江上的航船

船，只能“耍钱”了。

果然，船出长江口后，父亲并没有把船头直对六圩港，而是顺着风先向东北方向航了过去。父亲也趁着这个空当，喝了他的龙井茶。大约行了十几分钟吧，只见父亲站起身，提足了气，拉长了声音，喊了一声：“转！”同时，用力猛地把手上的舵向船的右边推了过去。原来

向着东北方向的船头，现在突然调转方向，刚才还被风撑的满满的大篷，有那么几分钟处于无力状态。父亲又提高声音，喊了一声：“调大篷！”船工、三姐、四姐立刻跳起来，大把的收着大篷脚绳，用力把大篷从船的右边拉到船的左边来。灵活的四姐还趁大篷经过船舱时，伸出双手抓住大篷最下面的横杆，缩起两只脚，吊在大篷下，跟着大篷，到了船的另一边。当她松手落下时，也正好是父亲喊着：“把右边的‘劈水’拎起来！”四姐又帮着船工，拎起船右边的“劈水”。

船顺利的调转航向，向西北方向航行。

由于风向不顺，船行十几分钟，父亲就又会调转方向，斜着再向东北方向航行。就这样，父亲掌着舵，借着并不顺的风力，在长江上要着钱，把船一点点的向江对面驶去。跟在我们后面的几条船，也学着父亲的样子，把船行成“之”字形。我们的船向东北方向航行，他们的船也向东北方向航行；我们的船向西北方向航行，他们也调转船头向西北方向航行。几条大篷撑着满满的船，在宽宽的长江上斜着排成一行，遥相呼应，逶迤



江浪

航行。

眼看船就要驶到江中心的主航道急流区了。

江中心主航道急流区，是长江最深、水流最急的地方。船老大们都习惯地把它称为“老

潮”，也有把这个地方称为“流头”。没有长江航行经验的人也许以为长江水流都是一样的缓急，其实，在长江中心，有几百米宽的地方水流特别急、浪也特别大，甚至那几百米宽的江水和其他地方江水的颜色都不一样。特别有经验的船老大知道，要想横渡长江，只有过了流头，才算有了五分把握。因为在流头上，船如果掌握不好，很容易失去控制。轻的、过不了长江；重的，会翻船，船毁人亡。那天是阴历十五，正是长江大潮的日子，加上风向不顺，船越来越靠近江中心主航道，母亲的神情越来越紧张。父亲也挺直了身体，眼睛紧紧地盯着前方。

突然，船头传来四姐恐惧的喊声：“爸爸，白头浪！”

长江的水是红褐色的，即使有大浪，水的颜色也改变不了多少。只有风浪大到非常可怕的程度，才会堆起白头。还没有等我们来得及看清楚是怎么回事，船工也喊了起来：“老大，长江口挂台风球了！”果然，远远地看回去，刚刚还是正常风力标志的港口，升起了几个大大的黑色竹箴球。这是台风紧急警报。

记忆中，天顷刻间黑了下來，风刮的带起哨子。一个个高过船头的大浪，汹涌的顶着白花的浪头气势汹汹地向我们的

船扑了过来。

这样的大浪，不要说木船，就是上百吨铁驳子船，也会被砸沉到长江里去。

我们家的船是依靠人力、风力航行的木船。现在船正在江中心流头上，风又不顺。如果任浪头一个个的砸在船头



上，不出几分钟，我们的船就会被砸成一堆烂船板。跟在后面的几条船，看见江中心流头上的白头浪和港口上挂起的台风球，立刻调转了船头，驶回港去了。

而我们的船，却一下子冲进了江中心的“老潮”中。

长江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三丈。我和弟弟紧紧地扒在船艙楼的栏杆下，眼看着高过船头的大浪头一个跟着一个地到了船旁边。父亲瞪大了双眼，紧紧地盯着浪头，脸由红变白、由白变青，额头上暴起了根根青筋。就在山一样的浪头快要砸到船上时，只见父亲猛地弯下腰吼了一声：“满船过浪！”同时，侧下整个身体，几乎半躺在船后艙上，脚用力蹬着船帮，一肩膀生生地把舵扛了过去。站在父亲对面的母亲，听到父亲的吼声，立刻伸出双手，死死地把着舵杆，身体向后仰着，用力帮着父亲拉着舵。风把母亲的头发吹乱了，身上的衣服被风吹着鼓了起来。

船瞬间插进大浪，躲过了浪头。

又是一排大浪卷了过来。只见父亲站起了身，快速地拉着大篷的脚绳，母亲跳上船艙楼，把篷脚绳从船的左边甩到船的